

# 又談黃紹竑 (一)

## 閒話桂系人物第二部

李 潔

### 協助粵軍肅清南路

民國十四年八月黃紹竑、李宗仁聯軍克復南

寧之後，廣西終告統一，廣西的統一，在廣東之先，因此得到各方的重視。廣州大本營特派西江善後督辦李濟琛同馮竹萬、鄧世增、李民欽等到南寧。這是十四年九、十月間的事；他們此行的意義，公誼私交，兼而有之。私交方面，為訪問慰勞性質。公誼方面，含有兩項使命：第一、因為廣西的高級將領，除黃紹竑之外，其餘大都尚未加入中國國民黨；而當時在廣東方面的桂軍如劉震寰、劉玉山等部以及擔任黨務工作的桂籍人士，兩、三年來，隨着李宗仁、黃紹竑聯軍勢力的發展，散播了很多空氣。不是說黃紹竑是聯省自治派，就是說他與段祺瑞等北洋派有勾結，並指黃紹竑和李宗仁分別用討賊軍、定桂軍的旗幟番號，表面上是分道揚鑣，實際却是狼狽為奸。在羽毛尚未豐滿的時候，就用黃紹竑來接近革命政府。現在廣西統一，力量已經充實，不久一定是要背叛革命的。

這些話歷年以來，李宗仁、黃紹竑也聽得很

多；但因為他們要拼死拼活的與很多的敵人打仗，那有閒功夫去理會。至於革命政府是否會聽信這種謠言而加以懷疑，就無從知道了。

在這等環境之下，他們也祇有竭盡自己的力量有所貢獻而已。不過敵對方面所放的空氣，很容易使人信以為真，李宗仁、黃紹竑為應付最初艱難的局面起見，梧州與玉林確曾採用兩面不同的作風。因為在那個縱橫捭闔的時候，自己的力量薄弱，稍一不慎，必將招致極大的挫敗。黃紹竑對於那時在粵的桂軍，及從事黨務的桂人，也確是太冷淡了，使他們的面子過不去。正因為如此，便播弄出許多是非來中傷李宗仁、黃紹竑諸人。

李濟琛及粵軍第一師的將領，是李宗仁、黃紹竑最相得的朋友。他們不但在軍事上以實力幫助李宗仁、黃紹竑，而且還向各方解釋許多誤會。可是萬一黃紹竑有了什麼轉變，他們在革命道義上所負的責任，也就太重了。所以李濟琛在公誼、私交上都得到南寧一行。他們希望李宗仁、黃紹竑將整個的廣西統一在革命政府的旗幟之下，改變以前兩面不同的作法。其實李宗仁、黃紹

竑對於統一原則，一致表示贊成，入黨則更不成問題。

李濟琛到南寧第二項使命，為商量兩廣共同出兵解決盤據廣東南路的鄧本殷、申葆藩的軍事問題。鄧、申原為舊粵桂的殘餘勢力，盤據粵省的三羅、兩陽、高雷、欽廉、瓊崖各地，合起來有近兩萬人。他們在那裏苟延殘喘，等候捲土重來的機會。在廣西未統一以前，由廣東出兵南路，有很多不便的地方。那時廣西已經統一，自然是解決南路最好的時機。這種義務，是李宗仁、黃紹竑願意履行的。因為南路的粵、桂舊軍勢力一日不清，則廣西邊界一日不安。而且粵軍第一師以前給予李宗仁、黃紹竑的幫助，李宗仁、黃紹竑還時刻不忘，出兵南路，正是李宗仁、黃紹竑報答他們的最好機會。李宗仁、黃紹竑本來要派白崇禧赴粵報聘，並作具體的商量。因此對李濟琛等的到來李宗仁、黃紹竑至表歡迎；可是不幸廖仲凱被刺案發生，他們又奉命匆匆回去了。繼之又有出兵東江及楊、劉事變，以致統一及其許多問題，又延擱相當的時候。

民國十四年年底，廣東方面討伐東江南路及

楊、劉川軍等軍事行動，皆已結束，胡漢民、許崇智同時出國，中央對黨政軍制度大為改革。在軍事方面，舊日粵、桂、湘、滇、鄂等地方性的軍隊番號，一律取消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，共編為六軍，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、譚延闓為第二軍軍長、朱培德為第三軍軍長、李濟琛為第四軍軍長、李福林為第五軍軍長、程潛為第六軍軍長。此外復設置黨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員，各師皆採用三團制，將旅的一級廢除。政治方面，則將一切權力，集中於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。但對於地方的政治制度，尙未有明確的規定。汪精衛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主席，實為當時惟一之軍政首腦。

### 歡迎中央大員訪桂

民國十五年一月中央派汪精衛、譚延闓、甘乃光三委員到梧州，於此可見中央對於廣西的重視。李宗仁 and 黃紹竑由南寧趕到梧州歡迎，三委員乘坐的是江防兵艦，當兵艦入口時，岸上排立着很多行列及看熱鬧的民衆；數年來梧州因受軍事的影響，景況非常慘淡，至是才充滿和諧活躍的革命新空氣，這是梧州空前未有的盛會。

他們這次來梧，表面上未銜有什麼使命，是一種訪問巡視的性質。其實他們此行主要目的，是要促成廣西對於革命統一的表面化、具體化。其次是商談出師北伐的根本問題。當時尙有唐生智的代表葉琪及貴州方面的代表龐漢章，在那裏一起見面，對以後革命的進展，有很大的關係。

在梧州並未舉行正式會議，而是分別的商談

。李宗仁、黃紹竑對於統一與北伐，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。汪三委員在梧州逗留了兩日，除了商談議會之外，大部的時間，都用在宣傳式的演講上面。這時梧州人民團體組織已相當發達，工會、農會、商會、婦女會，應有盡有。此外還有軍政機關的職員，無一處不開會歡迎他們去講演，講演的內容是三民主義與當時國民黨的三大政策（聯俄容共農工）以及國民黨的革命史、國民革命的前途等。非常新穎，極受民衆歡迎。黃紹竑和汪精衛是初次晤面，汪精衛魁偉的丰采、委婉的言辭、熱烈的表情，再加上那一幕親自拿炸彈去炸攝政王的動人革命史劇，自然能博得許多人尤其是一般青年的欽仰。想不到後來當全民抗戰的緊要關頭，汪精衛竟然於民國廿八年十二月間，背叛黨國，出走河內。這一段歷史，使人無限的感嘆。

譚延闓以前在廣州的時候，黃紹竑曾見過幾次。這次兩人有更多的交談機會。譚延闓為人幽默圓滑，使人願意和他親近。有一次，在宴會席上，譚延闓問黃紹竑：「你這個大名的『竑』字，爲什麼不用英雄的『雄』字呢？」黃紹竑說：「這是我父親的名，取任重致遠的意思。」他又問黃紹竑的父親在前清是否有功名。黃紹竑告訴他，是丁酉科舉人。譚延闓哈哈笑道：「我也是丁酉科舉人呀！我現在同你不但不是革命的同盟，還與你令尊是滿清的同年呢！所以我一見你用這很冷僻的竑字爲名，就猜想這位命名的先生，對於舊文學，一定有很深的修養。現在果然不出我所料。」有一天，在同園宴會，汪精衛、譚延

闓兩人的酒量很好，但在那次狂歡痛飲之下都醉了。席散時，汪精衛問黃紹竑向左還是向右。黃紹竑說：「向右邊走。」他說：「你認錯路了。革命那裏會向右走的呢？」結果他向左邊走，但向左的路是走不通的，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甘乃光是廣西岑溪人，一向在廣東讀書，在廣東做事，他這次回來，對於黨務方面所負的責任比較多一些。因爲廣西當時的黨務，尙未展開，而需要他來指導。他們本來還想到南寧去，因爲冬天水淺，舟行往返，需要近十日的時間。汪精衛、譚延闓因職務上的關係，不能久留，就回廣州去了。留下甘乃光一人去南寧，到了南寧，也同在梧州一樣，開會演講，幾無虛日。直到他患了肺炎，口啞聲嘶才停止。他們這次來桂，就各方面來看，都是很成功的，尤其是一般民衆，自民國十年飽受粵軍的痛苦以後，以爲那時候的粵軍，就是革命軍，而革命黨的言論行動就如洪水猛獸的可怕。這次汪精衛、譚延闓、甘乃光等到來，民衆見了才知道所謂革命黨，也不過和普通入一樣。革命的理論，很合乎人情，切乎需要，不特使無知的人民，感情改變，而於此後廣西黨務的展開，亦有極大的關係。

自三委員到梧州來，雖然是半公半私的訪問性質，但他們都是中央特派大員，汪精衛又是國民政府的主席，中央黨部政治會議的主席，自然算是國家元首的地位了。那時對於此種接待元首的儀節，並沒有正式的規定。但是李、黃却是衷心表示得非常隆重，在宴會席上，李宗仁、黃紹竑的軍樂隊奏起以前袁世凱時代六卿雲爛兮，亂

縵兮，日月光華，且復且兮」的國歌來。汪精衛對黃紹竑說：「這國歌是舊的！」表示不相互宜不接受的意思。可是他又不出一個新國歌來。因為當時不但十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……的國歌尚未製定，即在廣州最流行的「打倒列強，打倒列強，除軍閥，除軍閥……」的革命歌，在梧州也尚不很通行。祇好將舊的拿來應付應付。

汪精衛、譚延闓、甘乃光回粵之後，李、黃在南寧召集重要的幹部會議，對統一問題，加以討論。並推白崇禧前往報聘，同時商量一切具體聯合的態度。於是他便提出了徹底統一的意見。中央亦因此專設一個特別委員會，來處理這個問題。他並將經過情形，電告李、黃云：「吾省軍政前途，今後亟須上革命軌道，前電經已略陳，諒為鈞座所明悉。欲負擔革命工作，完成革命任務，在理論與事實上，均非將軍、民、財三政與廣東鑄成一片，直受中央支配不為功。政治關係省內，抑亦關係全國，自成風氣，實不可能。軍隊更改編制，尤與財政關係密切，即以軍隊而論，廣東革命軍確實注重改良士兵生活，月餉十元至十二元，吾省若將財政自理，對於士兵生活問題，必難解決。結果必有貌合神離之象，而於政治建設方面，結果亦將演成閉門造車之境，將來必為革命之阻礙，而吾國家之命運，亦必因而延滯。連日與中央諸公磋商，若吾省能將軍隊依照廣東編制，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，財政交中央支配，則一切問題，當能與中央合轍；由中央統同籌劃，互相調劑。此後對於革命任務，固屬共同負擔，而於補助接濟方面，亦已痛癢相關，不

能秦越相視矣。禧知兩公對於革命重要，早具深刻認識！對於革命工作，已有堅確決心。歷年奮鬥，其目的在救中國，非救區區之廣西也。禧抵粵以來，見中央對廣西，僅抱聯合的態度，一切設施，規模太小，目光在粵省，不似統一全國機關，於將來革命政府之發展，諸多妨礙。已對汪、蔣、譚諸公自動提出，先將兩廣確實統一。此種主張，駐粵各方，極端贊許，想兩公必然贊同。現因體念上級官長，以圖節省電報來往時間起見，由汪先生發議，組織一中央特別委員會，討論兩廣統一辦法。先將軍事財政統一，次再及其他各件，議決案由禧帶回南寧，交兩公核奪認可後，交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議決，由國民政府執行。巧日開始討論，兩公有何意見，請速電示為禱，白崇禧叩印。」

李、黃當時復電同意，但是問題尚不能很快地解決，於是白崇禧就回來了，他在這個階電上所述的主張，在粵不但不能徹底的解決，反而生出若干的誤會。其主要的理由，就是財政的統一，與軍餉的提高問題。因為廣西是一個窮省，滿清時代素來是受外省協餉的省份。那時廣西的士兵月餉祇有六元六角，官長不論階級，一律十三元二角。如果要士兵提高到十元至十二元，差不多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開支。官長的薪俸增加數目更鉅，在廣西當日的收入，自然負擔不起。而廣東當日的財政，比廣西還要困難。自願尚且不暇，何能再有力量來負擔廣西的軍費呢？因此就有人誤會李、黃的目的，在要求增加廣西的軍費。所以到後來財政統一軍餉劃一的問題就根本

不談了。北伐軍出發，廣西軍隊（第七軍）的軍餉，完全由廣西負責，士兵的餉項，亦與各軍不同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### 公開宣布服從中央

黃紹竑於民國十五年三月偕同夫人蔡鳳珍，及秘書黃華表等，由梧州乘輪赴三水，再乘廣三鐵路火車，到了廣州。他自十三年東亞酒店被陳天太襲擊之後，差不多兩年沒有到廣州了，現在的風氣是大大改變了。自從駐粵的滇軍、桂軍相繼解決之後，所有以前市內各省各色各樣的隊號旗幟已沒有了。武裝擁護馳驅過市的要人汽車，亦很少看見。這種風氣的改變，恐怕不單是廣州市民的心理上，要覺得輕鬆一些，就是黃紹竑也感到非常愉快！相反的鬧市通衢上，增加了許多遊行民衆的行列。因為自民國十三年之後，各種民衆團體組織，非常發達。加以這時香港大罷工風潮，尚未解決，市內的工人特別多，真可算是勞工神聖的黃金時代。在遊行的羣衆裏，手裏拿着五顏六色寫着標語的紙旗，口唱着「農工兵學，農工兵學，要團結，要團結，大家堅持到底，大家堅持到底，必成功，必成功」的歌聲與響徹雲霄的口號聲。

黃紹竑住在長堤的廣西會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部裏面。第四軍由粵軍第一師所擴編，李濟深擔任軍長。他要黃紹竑住在軍部裏面的原因，不但是盡白崇禧招待的厚意，還含有為黃紹竑戒備的作用，恐怕住在旅館裏，又會演出東亞酒店的事件。

在初到廣州的兩三日內，都是和各方面口頭

接洽，或是參加會議。中央對於廣西統一的問題，以前白崇禧來粵時，曾設有一個特別會議來研究解決，但迄今未作最後的決定。黃紹竑到來之後，繼續參加這個會議。第一對於設置廣西全省善後督辦公署，頗多紛議，最後決定改為廣西全省軍務督辦公署，以李宗仁任督辦、黃紹竑任會

辦。第二對編成兩軍問題，更覺為難。汪精衛會這樣說：「第七軍的番號，已經決定了，自然無問題。若要再編一軍，因第八軍的番號已決定給唐孟藩，此外又不好再編。」這個理由，實在勉強得很。而李、黃確擁有兩軍實力，原來已有兩軍番號，如果要併為一軍，也有他們的困難。而且這一軍的軍長，由李宗仁擔任呢？抑由黃紹竑擔任呢？也頗難安排。黃紹竑見他們內心為難情形，就自動的提議請編為一軍（軍器為六個師的），以李宗仁任軍長，黃紹竑則自願擔任黨代表的職務。譚延闓聽了黃的提議，拍掌贊成，說：「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態度啊！」黃紹竑之所以自動提出編為一軍，一來固然為解決當前會議席上之困難。同時鑑於以往兩軍間，總不免彼此有界限，不如趁此機會，混編在一起，不特前隙盡除，此後必會更加團結。第三對於行政機構問題，因為中央整個行政制度，尚未確立，當時祇要中央加以委任，就算了事。等到制度確立以後，再行改組。第四對於財政統一、軍餉劃一問題，那時的財政當局，祇要求接受中央的法令統一，在中央財政系統之下就算了。仍由廣西自收自支。第五對黨務問題，自然完全統一，照中央規定

辦理。各種問題，於此迎刃而解。

要解決的幾個問題，既獲有相當結果，中央便指定黃紹竑出席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，報告統一的經過情形。那次紀念週到場的人特別多。由汪精衛主席，行禮如儀後，汪即介紹黃紹竑登臺報告。黃紹竑首先將奉總理任命討賊起，與李宗仁合作，肅清陸、沈，驅逐唐軍、川軍，出兵南路至統一廣西，保障革命策源地，作一個簡要敘述。其次，說明這次來廣州的使命，是要求革命的統一，加強革命的力量，以求革命的成功。以前廣西一般工作同志，在廣西與舊勢力苦鬥了三年多的時間，才把革命的障礙剷除，完成廣西全省的統一。這不是為個人佔領地盤，作軍閥式的割據，亦不是僅僅為了廣西使它成爲一個獨立的省份。而是想將廣西的一切力量，整個的貢獻給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政權。在廣西革命障礙未完全掃除以前不願作誇大的不現實的表示。現在廣西已經統一了，所以才敢對中央作切實的報告，對社會作公開的宣布。接着將統一內容，作概要陳述，並表示祇是磋商事實的解決，並不作為相對的條件之要求。自今日以後，廣西的黨務、政治、軍事，均唯中國國民黨及革命政府的命令是從，李、黃某祇是奉行黨及政府命令的人員云云。

### 晉見革命軍蔣總監

參加紀念週的次日，蔣公中正從黃埔到廣西會館看黃紹竑，因為頭幾天工作很忙，尚未抽空去拜望蔣公，而蔣公却先枉駕過訪了。黃紹竑將這次商談統一的經過，向他陳述。他表示這次廣西統一的意義，非常重大，這是主義信仰的結果，不是革命武力的結果。以主義的力量收服民心，比之用武力去征服一省兩省的地盤，價值大得多了。他又問起未回廣州做事前求學的經過情形，黃紹竑將在陸軍小學參加辛亥革命學生敢死隊的故事，說了一遍。蔣公即告別而去。他這時已辭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職務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監的要職。這個名義，不很公開，而且時間也很短，所以知道的人是很少的。

黃紹竑在廣州的那段時間，應酬很多。某一次在大宴會上，大家都有了一些酒意。黃紹竑對汪、譚都非常敬重，稱之曰汪先生、譚先生。他倆說：「此後大家都是同志，不要太客氣了，你就叫我們精衛、組庵吧！」那時黃紹竑的鬚鬚很長，汪問黃多大年紀，黃回答三十一歲。汪笑着說：「我以為你快到五十了！」汪又問，為什麼這樣年輕，要留起鬚子來？黃紹竑回答說：「因為民國十年被自治軍繳械，是我莫大的恥辱，我立誓要把自治軍肅清，才剃鬚子。現在已經五年了，未曾剃過。」汪說：「你現在可以剃去了！」黃揣測汪的意思，必以為革命是要青年的，汪的年齡大得多，還沒有了一根鬚鬚，黃紹竑那滿面鬚鬚，看起來，確實有些礙眼，譚很幽默地說：

「留起來，也很美，你須知道有些人是愛好這樣的美呢！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

## 決定出兵參加北伐

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，即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並選舉第一屆執監委員。十五年一月，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黃紹竑同李宗仁都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。

黃紹竑那次到廣州，也是首次參加中央黨部的會議。此外並參加最重要的北伐會議——在大東路體育場對面汪精衛公館舉行。會議廳的兩端，相對地掛着兩幅大照片，一邊是總理的遺像，一邊是列寧的遺像。這好像是聯俄容共政策之下必然的格式。到會的人員，除汪精衛外，有蔣中正、蘇聯軍事顧問奇山加將軍，此外則為重要的中央委員及各軍軍長。由汪精衛主持，在討論的時候，雖然也有人認為時機太早，力量太薄，希望慎重行事的。但經蔣公及奇山加分別說明後，這一個出師北伐的大題目，終於決定了。汪精衛隨後問黃紹竑：「廣西可以出多少兵？」黃回答說：「可編成三個師的一軍，即全省部隊的半數。若稍假時間，將地方治安辦好，部隊編整完畢，尚可陸續增加。但對於雲南方面，不能不多留一些軍隊，以為防備。」

這時鄧演達已由蘇聯回來了，在黃埔軍校任教育長，好像還兼任了其他的重要職務。他邀黃紹竑去參觀黃埔軍官學校，到了學校門口，最觸目的是「真革命的站攏來，不革命的滾開去」兩條對聯式的大標語。從黃埔回來時，黃、鄧同坐

在一艘很快的小汽艇上，看見前面同方向去廣州的軍船，（係民船，無裝櫓，在尾後裝有拍擊式的車葉，用數十人輪班踏轉，鼓盪前進。乃廣州附近介乎輪船民船中間的特種船隻，每小時可行十五六里）一步一步的落後了。他說：「中國與外國相比，就好像這船和那艘軍船一樣，真是落伍得太遠了。許多人在那裏出了死力，流了臭汗，結果還是趕不上人家一副小引擎。」他暢談蘇聯革命建設的情形，語意中似乎主張中國革命也非採行蘇聯那樣的方法不可。黃紹竑回廣西時，鄧演達還來送行，這是他們最後的一次會面了。

## 部隊整編由李領軍

黃紹竑在廣州逗留了兩個多星期，才回廣西來的時候，隨帶人員很少。回去時候却多了，內中有蘇聯的軍事顧問，政治工作人員及黨務人員，男男女女，差不多坐滿了一個內河電船。這些男女青年的工作同志，都是那個時代的革命者。在船上談笑歌唱，在長途的水程上，打破了旅行的寂寞。黃紹竑回到南寧，將在廣州所決定的情形，向李宗仁及重要的幹部報告，大家都非常的高興。

在軍事上首先着手的工作，就是改換名義，改組部隊。早前是在全省綏靖督辦之下，分置第一第二兩軍。那時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公署改為廣西全省軍務督辦公署，祇換了兩個字，再把以前定桂、討賊兩個總指揮部的老班底充實到軍務督辦公署裏面去，機關改組，就算完成。

此外復另行編組一個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部

，準備於出師北伐時，負指揮的責任。在後方，概以軍務督辦公署來處理全省的軍務（十六年後全省軍務督辦公署取消，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部），這個易名改組的工作，很迅速地完成了。至於部隊在統一戰事結束之後，差不多已整編完成，一共九個旅，二十一個團及砲工等營，第一旅旅長俞作柏（後來改任李明瑞）、第二旅旅長白崇禧、兼第三旅旅長劉日福、第四旅長黃旭初、第五旅長伍廷勳、第六旅長夏威、第七旅長胡宗鐸、第八旅長鍾祖培、第九旅長呂煥炎。第一團團長李明瑞、第二團團長龔壽儀、第三團團長陳恩元、第四團團長蒙志、第五團團長張國柱、第六團團長許宗武、第七團團長葉叢華、第八團團長李孟蓉、第九團團長陸受祺、第十團團長梁朝機、第十一團團長韋雲淞、第十二團團長李朝芳、第十三團團長陶鈞、第十四團團長楊騰輝、第十五團團長周祖晃、第十六團團長尹承綱、第十七團團長楊義、第十八團團長林竹舫。

獨立一團團長陳濟桓、獨立二團團長羅浩忠。入伍生團團長呂鏡存、砲兵營長羅傳英、工兵營長馬典符。這就是李、黃在三、四年間將廣西所有的舊軍，與入境的客軍十幾萬人，或予以消滅，或予以擊潰，經幾次淘汰整理，所剩下來的精銳。這些幹部，除了二、三人外，都是正式軍官學校出身。全部官兵，約在四萬人左右。

當李、黃的部隊接到中央命令出師北伐的時候，因時間短促，未及照新編制編組就緒。即調第一、第二（後改韋雲淞為旅長）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等五個旅長率領第一、第三、第八、第九

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六及獨立第二等十一個團參加北伐。其餘各旅團，仍留廣西。後來前方各旅，改編為三個師，以夏威、胡宗鐸、鍾祖培為師長。後方各旅，亦改為三個師，以伍廷勳、黃旭初、呂煥炎為師長，這是軍隊編配的情形。

在軍黨代表之下，設政治部，各師亦設政治部、團設政治指導員。黨代表及政治部為當時新創設的制度。黨代表與軍長，處於同等之地位。對於部隊，代表中央黨部，有監察的責任，軍長所下的一切命令，都要黨代表副署，才發生效力，可說這完全是採蘇聯的辦法。這個制度，在若干部隊裏，部隊長官與黨代表，往往會發生嚴重的衝突和磨擦，而在第七軍裏面，李宗仁 and 黃紹竑却精誠相見，毫無隔閡。從全軍的官兵看起來，名義上雖有不同，實際上也是一樣的服從。李宗仁在前方，可以帶着黃紹竑的圖章，代黃行使黨代表的職權，黃紹竑在後方，也能够帶着李宗仁的圖章，代行軍長的職權，一點沒有窒礙或發生阻力的地方。這種和諧的精神，完全是公私歷史造成，而不是其他所能做到的。政治部的主任，係由總政治部派充。第七軍政治部主任黃日葵，很坦白，一見黃紹竑，就說，他戴的是紅帽子，他祇是幹他責任以內的工作，絕對服從黃紹竑的意旨。的確，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工作者。

自從政治部成立之後，各部隊的精神生活，表現得非常活潑，北伐之所以順利的成功，部隊政治工作的成功，占很重要的因素。蘇聯顧問也是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必須設置的條件，第七軍的蘇聯顧問，叫做馬邁也夫。原是一個打鐵工人，後來投入紅軍，經過軍官的訓練。據說當過一任旅長，在克里米亞作戰時，曾經受傷。這人頭腦簡單，在軍事上也不見得有何特長，不過在當時祇要能够把一些很膚淺的技術，或新式的編制，介紹給大家，也就算無忝職守了。他初到的時候，祇和黃紹竑談過三三制師的編制問題，以後並無任何的建議，在軍隊裏面，彷彿是一位備員而已。

軍隊部署完畢以後，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領的問題。北伐是一個新的革命目標，有遠大的前途，各級幹部都是爭先恐後的要求參加，不願意留在後方；幾經斟酌，作好妥善的安排。至於負責領導責任的高級將領，白崇禧因為蔣公要他去擔任副參謀總長的任務，必然要離開部隊。黃紹竑因為要主持廣西全省行政事務，事實上也很難離開廣西。所以領導廣西軍隊出師北伐這一任務，祇有請李宗仁擔任了。李宗仁自民國十年以後，從未到過廣州。這次出兵北伐的大目標，雖然是決定了，但是關於軍事上還有許多問題，非他自己去與中央方面詳細商量不可。於是在民國十五年四月間，同白崇禧前赴廣州。不久就回來了。七月九日，廣州舉行北伐誓師的隆重典禮，蔣公擔任國民革命軍的統帥，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六、第七等六個軍，進行北伐，在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下的軍隊，除了第四軍之一部，（李濟深奉命留守鞏固革命根據地）第五軍及第七軍之一半，留在廣東及廣西，保衛革命的大後方，其餘全部出發了。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過程中一個最重大關鍵，不僅

是震動兩廣社會的霹靂，也就是北洋軍閥的喪鐘啊。

### 表現軍民合作精神

七月九日這天，李、黃在梧州，也開了一個盛大的出師北伐大會，由李宗仁親自主持。到會的人，非常踴躍。一般民眾對北伐的官兵，寄予無限的希望與歡送的熱情，廣西的社會，從此改換了一副新的面目，呈顯出一種新的氣象——李宗仁、黃紹竑部隊，早就準備好了，集中桂林，陸續北上，展開了廣西部隊致力統一全國光明燦爛的革命歷史的新頁！

第七軍北伐的部隊，所需要的糧餉被服械彈等，都是由廣西自行籌劃接濟，飛蕩挽粟，人馬補充，工作繁重，概可想見。廣西自民國十年以後，禍亂頻仍，地方元氣大傷，但對於革命的貢獻，不敢稍落人後。一直等到革命軍進展至武漢、南京之後，這種負擔，才得減輕。前方的勝利，使後方的民氣，更加發揚。同時行政亦愈覺得易於推動，北伐軍隊與民眾，真正的打成一片，軍民合作的精神，更高度的發揚了！

### 出任國府內政部長

北伐勝利全國統一後，到了民國二十一年春天，國民政府改組，林森被選為國府主席。當時五院院長是：行政院長汪精衛、立法院長孫科、司法院長居正、考試院長戴傳賢、監察院長于右任。黃紹竑出任了內政部長。部址在靖糧道衙門的舊址；二十年前黃紹竑曾在那裡入伍當兵，二

十年後却在那裡爲一部之長，撫今追昔，感慨良多。在軍政時期，軍政與財政自爲重要與優先，內政反而爲一冷衙門，軍事戰爭不停止，內政實無法推展；當時全國未真正統一，乃是事實，所以自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，四年之間，更迭了十位部長，到黃紹竑蒞任恰巧是第十位。

黃紹竑走馬上任，僅新調一位次長甘乃光，一位總務司長黃祖培及幾位庶務人員，其他司室人事毫無更動，沒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舊觀念。他常常對人說：

「一個長官如果認爲某一個公務員是自己的，無異是侮辱了這個公務員的人格。某一個公務員如果自己認爲是某個長官的人，亦無異自己侮辱自己的人格。公務員職位的保障要建立在國家制度之上，個人工作表現上，不能建立在人事關係的私人感情上，否則，不能稱爲法治，國家亦無光明前途。」

當時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溝通極待加強，溝通不夠，則意見紛歧，易導致對峙分裂的形勢。黃紹竑更建議設置內政簡任視察人員若干名，派赴各省實地視察，立意雖佳，惜因有關人員認爲人事費用太大，遭到擱置。有關全國水利行政，亦由內政部主管，但是有些水利委員會則爲其他部會主管，或無所隸屬；黃紹竑將統一管理的意見簽呈當局，雖蒙批准，亦因人事利害衝突，無法實行。不過，在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間，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，空前熱烈，政治收穫頗大。

其他像縣政建設問題、籌備地方自治問題、

自治與保甲問題、報刊審查問題、禮俗問題等的政令推行，都多多少少都遭遇到困擾。黃紹竑任內政部長計兩年又八個月，自民國二十一年五月至二十三年十二月，自國民政府設置內政部到他任職時，算是任期最長的一人了，其間黃紹竑曾代表政府宣慰內蒙，及籌備遠征新疆。策劃經年，卒以種種複雜原因，奉令停止進行。

### 膺命從事國防準備
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黃紹竑在杭州就任浙江省主席，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下旬，調湖北省主席（實際就任爲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），在一年又十一個月之間，黃紹竑很多時間與精神都用在奔走國事與準備國防方面，行政工作，蕭規曹隨，反而無大建樹。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力在杭州建築國防工事，雖然後來沒有派上用場，但黃紹竑設計的那種輕型鋼筋水泥堡壘却是非常成功，而且他會親自進駐，受猛烈砲火轟擊測試，這種精神十分難得。抗戰後各處國防工

事多曾採用，幾乎成爲一種定式。

黃紹竑在國內屢次擔任國內政治調停的角色，奔走於蔣委員長與汪精衛（時任行政院長）間；及調處廣西李宗仁、白崇禧與中央意見的紛歧，都有很大的勞績。

在黃紹竑主浙時期，有兩項新政爲全國最先實行者，第一是人民勞動服務。第二是公墓制度。是蔣委員長指示辦理的，但遭受到不少阻力，成效也不很顯著。

### 由浙調長湖北省主席
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下旬，楊永泰在湖北省主席任內被刺殞命，黃紹竑奉命調湖北省主席；不久西安事變發生，爲營救蔣委員長，他被派往山西，與閻錫山商量就近設法營救，在太原留住了很多天。西安事變結束，蔣委員長安然回到南京，黃紹竑才於二十六年元月十六日，由上海飛往武漢就任湖北省主席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聖文 拾夢抒懷

隆重 李 潔 著  
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滙爲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